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

### 第四回 患難臨頭陳與權雪中遇俠 冤家狹路劉天相桿下亡身

詞曰：窮途落魄誰依仗，風雪將身葬。一朝起死送賢豪，金玉叢中，頓改舊丰標。淒聲幸入仁人耳，陡惜他人死。一般恩義兩相加，他日酬恩，賢否自爭差。

右調《虞美人》

卻說干白虹一時動了個惻隱之念，在風雪裡救起那人，連忙解衣披上。那人只是僵著，不肯活動，干白虹心下想道：「我雖與他這領羊裘禦寒，但人已凍壞，不能便醒，若棄之而去，他依然是死。除非背他下去，尋個人家，借些湯水救灌活了，也是好事。」便把他雙手搭 на 肩頭，馱著下嶺。那人伏在干白虹背上，因得了暖氣，覺手腳微微有些欠伸。走下嶺來，干白虹見有個酒肆，心裡大喜，連忙馱入店中。先叫主人家燒碗姜湯，與他灌下幾口，已覺漸有聲息，停了一會，再灌了些，那人果然便醒轉來，睜開眼一看，只哀哀的哭。

干白虹喜道：「如今好了。」隨叫主人家暖壺好酒，滾熱的灌與他吃，未幾，發出一身冷汗，眾人都說道：「如今虧這酒力，寒氣已逼了出來，不妨事了。」干白虹然後叫店主人四圍生起炭火，把那人坐在中間，熨了一會，便能言語。干白虹恐怕耗他的神，不敢問其來歷，只叫主人收拾肴饌酒飯，就在爐邊坐了，與他兩個緩斟慢酌。那人吃了些酒，覺元神稍復，便掙立起身，向干白虹雙膝跪下，極口稱謝道：「不佞身斃窮途，若非老丈實心相救，萬無生理。從此苟生之日，皆老丈所賜也，恩情深厚，如何報答？」

干白虹連忙扶起道：「同有此生，孰無愛人之念？見危思救，理所必然。足下何須稱謝！」那人道：「不佞落泊異鄉，親情已為陌路，崎嶇風雪，幾喪殘軀。何況不相干涉，素昧平生，而能仗義施仁，救我於生死之際如老丈者，豈非體天地之心，具父母之愛，紅塵中有此俊傑，不佞敢不下拜！」干白虹笑道：「扶危救溺，人情之常，乃勞足下如此稱誦。足下高姓大名，何方居址，到敝地作何台乾？乃奔走於風雪之中，馳驅於險歹之地，流離狼狽，以致若此！其間必有隱情，望為引教，以釋吾疑。」

那人聽問，便撲簾掉下淚來。干白虹又笑道：「丈夫眉宇，固當磊落。何事戚戚於中，作此兒女子態！」便又滿滿斟下一大甌酒，遞與那人道：「借此滿觥，少助豪興，當發快談，一洗胸中塊壘。」那人雙手接過，一吸而盡。有關《一江風》曲云：

論人情，炎暖徒相勝，涼冷誰相問。羨仁人，風雪叢中，生死關頭，頓續須臾命。嚶鳴眼底親，風雲異日生。巧心機，更向竿頭進。

那人向干白虹道：「承老丈下問，不佞敢不直告！但言之可悲，聽之可惱，當細陳始末，以博老丈噴飯。不佞姓陳，名可立，字與權，淮南人氏。少讀詩書，長游癡序。父母家計頗饒，因中年無子，遂承立母舅之子劉天相為嗣，從幼撫養成人，讀書婚冠，吾父所費不貲。後來進學進監，又費千餘。天相非惟不知感戴，反日圖吞占，私營巢穴，暗耗血資。父母至五十外，始生不佞。時劉天相之妻胡氏，見我父母已生嫡子，誠恐嗣續有人，則外姓承祧，難據陳氏家業，遂乘先母病故，遽操家政，一夫一婦，內外把持。凡有所蓄，盡歸己橐。劉天相又貪謀鄉榜，揮灑萬金，居然無忌。因而恃了孝廉之勢，另立家業，把我父母所存箱篋，搬掃一空，田房契券，搜索無餘。先君氣怒成疾，數日而死。劉天相不弔不送，也不居喪守制，竟約了三四個同年，儼然上京會試。把幾十年恩養父母，一旦棄如陌路。」

干白虹聽到此處，就擊案起舞道：「世間有如此負心之人，眼前恨不一見，當手刃之，以快公憤。」陳與權道：「蒙老丈如此不平，若說到臨了，其情更有不堪哩。那時先父既歿，不佞未滿數齡，鮮知人事。族之尊長，遂將所遺什物變賣，僅完喪葬，而住房已為劉氏占去矣。明年，天相不第而歸，不佞孤苦伶仃，資身無策，只得走告苦情，冀其提挈。不意天相夫婦反大言呵叱，宛然以下人看待，略無照拂的念頭。後不佞依棲鄰家，勉強攻苦，到十六歲才進了學。雖是忝列黌宮，然窘迫益甚，往往想起父母家業，心裡未免有些不甘。只得邀三黨親族，與之理論。豈天相不加憐恤，反肆凶威，暗地賄囑當道，坐不佞以逐繼兄之罪，申文學院褫革除名。

不佞前程既失，天相欺凌益甚，遂將吾父血資，買官壓制。是年河工告匱，朝廷大開恩例，天相計輸萬金。撫臣題奏捐金有功，特恩除授廣東廣東府通判。此時不佞追想父母萬貫家財，盡為天相占去，功名富貴，田產妻孥，那一些不是陳家之物！今天相已授高官，莫說至親骨肉，就是朋友，苟有一面的，也可到任上說個情兒，抽豐他一百五十兩銀子。況他現受陳氏大恩，涓埃未報，若相隨到任，必然另眼相看，沾他些不費之惠。前情雖歉，不佞亦可相忘，憑他牛馬看承，也便死而無怨了。

誰知天相擇日赴任，不佞勉力餞行，竟狠辭不赴。至發裝之日，又登門相送，亦復不容一見。號慟竟日，始得入堂一揖。及不佞告以窮迫之狀，天相只唯唯而已，然絕無片言。不佞見光景不諧，急趨而出，又萬不得已，只得賃個舟，尾之而行。他一路人夫接遞，晝則晝鼓叮冬，夜則提鈴喝號，何等風光！不佞一葉孤舟，片帆風雪，不啻不睬，好不淒涼。未至半途，盤纏已竭，正饑寒不前，天相忽發下個小封兒，上寫著程儀二兩，也沒名貼，竟叫家人致意，令我回去。

此時欲待受他，就象甘心忍辱，所望不過如是；欲待不受，則凍餒驅馳，必將死於道路。只得含著眼淚，忍著羞恥，反謝了一聲，把這二兩銀子勉強受下。一半做了船錢，一半將來買些飯吃。半饑半飽，又挨過千餘里，才到了貴地。只因度南雄嶺天，他一行人紛紛然僱轎的僱轎，賃馬的賃馬，獨不佞蕭然一身，分文莫假。又值隆冬雨雪，壁壘凌空，腹枵腳倦，料不能行，只得老著面皮，趨至天相跟前，哀懇救援。不料天相抬眼一看，怒髮如雷，乃大罵道：『我許多時已將二兩銀子，叫你做盤纏回去，誰叫你跟來？幸在此地還好，若到了任上，這一副嘴臉可不辱沒殺我體面！總之，窮人不可照顧，一照顧便來歪纏。我既送過程儀，情已盡了，今日斷不能再有假借。』

說罷，一叢車馬，鬧哄哄上嶺去了。這時不佞著實哭叫，他頭也不回，並無惻隱之念。此際上天無路，乞援無門，因想在此也是一死，莫若拼命匍匐過嶺，一路求乞，追至任所，與他做場結煞。心裡雖有這志向，誰料才過半嶺，筋力已竭，腹中空餒，寒氣侵心。且雪深泥泞，遂至顛仆崖阿，強掙不起，雪勢愈大，命盡須臾。幸蒙老丈大德，極力相救，乃得復活。」

干白虹聽完，不覺怒髮衝冠，橫眉擦掌道：「這斯忘恩負義，昧盡良心，尚自列於薦紳，不如速死。只愁地北天南，終須湊值，吾當剖其心肺，以為足下雪仇。今足下資盡途窮，將何所適？」陳與權道：「家園已盡，親故誼寒，桑梓風味，殆不足戀。至輕身異境，只為父母血資盡屬天相，癡心未忘，故命亦幾喪。今日想來，如此負心之人，縱到任所爭衡，必至中其陰害，莫若不去為是。但今住又乏食，歸又無資，進退艱難，行藏未決。承老丈動問，不敢不以實情相告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今足下之意，還欲返棹故鄉，或即營家別境？倘可逗留異國，不特足下室家產業，弟能薄力周旋，即功名之事，亦可不患無成。若欲仍歸梓裡，弟亦少圖相贈，雖不足副遠遊之望，亦可稍助一餐。不識尊意何居？願熟籌以示。」

陳與權窮到徹骨，死而復生，既得了命，已自欣然，忽聽干白虹說肯周濟他，一發喜出意外。因想：「我若回去，即有厚贈，料亦不能起家。若在此居住，他許我室家產業並功名之事，甚為動聽。倘其言不謬，便可復振家風，何須必欲還鄉，自失機會！」一時著了貪心，便欣然答道：「蒙老丈格外周恤，生我成我，不過如是。況既蒙厚德，雖日夕追隨，猶恐不能報效，怎敢輕便圖歸，遠失恩人之面！丈夫四海為家，何必依依桑梓。老丈如可見容，願罄一長，以為犬馬之報。」

干白虹大喜道：「足下胸次脫然，乃見丈夫作事。小弟雖力微不足以待君，然亦斷不致君失所。」兩下甚是講得投機，又復暢飲一回，不覺日已抵晡。干白虹便叫店主僱下兩乘小轎，算還酒錢，和陳與權一同上轎而歸。詩云：

只為圖資便負心，受恩深處已忘貧。

君今莫怨人相負，慎勿他時負別人。

干白虹慨然同了陳與權回去，因向麗容說道：「我適往南雄嶺，遇一書生，僵臥於雪深之處，遂發惻隱，扶下嶺來，多方救活。問其來歷，乃是富家之子，父母誤以外姓為嗣，吞占了家產，今其嗣子已為吾省別駕，此子跟隨到此，被他負心拋撇，以致流落無歸。我觀此子氣宇清明，吐納風雅，故攜之以歸，意欲少加培植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」麗容道：「救人患難，最是好事。況君既作主，妾亦安有阻撓？聽憑扶持他便了。」

干白虹聞言大喜，便打掃書房，與他住下。因自己是不甚識字的人，家中並無書籍，干白虹便將數百金貯之箱囊，抬入書房，聽憑陳與權買書觀看。三餐供奉，無非美味佳醪；遍體衣衫，盡是綾羅錦繡。十數個小廝，輪流伏侍，出入輿馬，享用奢靡。陳與權是個徹骨窮人，忽受干白虹如此培植，一朝富厚，儼若王侯，另換上一種驕矜氣概，頓忘卻先前曾有這番窮苦之厄，寒酸氣骨，消除殆盡了。

干白虹卻真心實意，要長就是長，要短就是短，憑他揮灑，並不拗他。只除了身上的肉，不曾割與他吃，還怕不十分足意。又念他青年無偶，先將個美婢送入書房，以伴寂寞；一面叫媒人選擇親事。卻尋了城裡一個喬貢生家的女兒，年方十七，貌極美麗。媒人分外形容，陳與權聞知此女有貌，等不得卜問，立意要成。干白虹便依他成了，問名納彩，禮金釵幣，皆極其華盛。到結綰之夕，諸般使費，猥集蜂攢，干白虹毅然獨任。至於迎親宴客，綺筵繡帳，鼓樂花燈，以及彩仗籃輿，珠冠玉佩，無不事事整齊，盡皆干白虹八面完成，略不費陳與權一毫心力。但勞他坐花燭，飲合巹，解同心，交玉頸，向珊瑚枕上，翡翠衾中，去為云為雨便了。從此他夫婦和好，自不必說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過了年餘。正值宗師科試，干白虹便打帳重新替陳與權圖個進學地步。恰好城裡有個鄉紳與宗師同年，且係厚交，干白虹便欲起個黑早進城，與他商量此事。隔夜先吩咐丫頭煮熟了飯，打點早走。原來這仁壽村離城有二十多里，干白虹一覺睡醒，見窗外月明如晝，心裡恐防天亮，不知遲早，便起身梳洗。吃飽了飯，急急出門，大踏步走到近城，遠遠聽見譙樓上才是擊擊四鼓，方知為月色所誤，來得忒早了。欲待仍舊回去，路又遙遠。且出門走回頭路，又恐不利。因想道：「此時尚是四更天氣，城門還好一會才開哩。莫苦尋個幽僻的所在，打個盹兒再處。」

反縮轉身，走來走去，挨到一家門首，簷下有條小廊，廊下一條石凳，且四無鄰里，甚是清閒，便在石凳上坐了一回，覺得有些眼倦，便向石凳上曲肱而臥。因心上記著正事，不得熟睡，朦朧朧朧只聽見屋裡邊有一男一女的聲音，在那裡嗚嗚的哭。那男子道：「我祖上也算個富足之家，不想如今窮到這地位，雖有幾畝荒田，年年賠糧，就送與人也不要。今所逋漕折，貽至數年積欠，終日受此敲撲，血肉幾盡。算來不尋死路，再無別法支持。就做個自盡孤魂，也免得斃於杖下。」婦人道：「就是那些宦家逋負，也都為這幾畝荒田的遺累，難道容你不還？我夫妻兩人就把身子割肉來賣，也抵不得一樁半項。你既要死，難道我婦人家倒當得這些迫害！莫若與你同死，豈不乾淨！」男子道：「我做的事，何忍累及你！」說罷，又哀哀的哭，正是：

淚盡窮簷不忍聞，淒風吹雨咽孤云。

愚夫底事輕生死，逋累驅人勝溺焚。

干白虹聽了一會，因想道：「這小小人家卻有這許多逋負，聽他口氣，夫婦兩個都要尋死。可憐為著貧窮兩字，就把性命也看得輕了。總之，錢財一物，可以生人，可以殺人，有其麼好處？我今早空身出門，不曾帶有銀子，卻怎樣個方法？救這兩口兒性命便好。」忽又轉一念道：「此時只好才交五鼓，進城尚早。等在此又覺厭煩，莫若跑回家去，取些東西周濟了他，也是一件好事。來回不過四十多里，我的腳步便捷，到城裡也不甚遲。」算計定了，立起身來，仍從大路回去。

恰好穿出官塘，尚是一天明月，只聽背後遠遠一叢車馬，鬧烘烘的走來。干白虹認是客商走動，便立住了腳，回頭一看，只見前面先有三四個騾子，騎騾的人各各佩著弓箭，中間一乘騾轎，後面又跟著五六個馬騾、行李箱囊，十分冠冕，干白虹見他氣概象個宦官，忙將身子閃過一邊讓他過去。誰知眾人走到面前，瞧見干白虹遮遮掩掩，反認是歹人，便將大鐵桿子望干白虹兜頭一下。幸得偏了些，打在肩膀上，若是懦弱些的，就被這一下打倒，斷送性命於道路了。

誰知干白虹膂力勇壯，兼有些手法的，這一下但打得有些酸疼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就大罵道：「那裡來這一起狗娘養的，人也不識！我好意讓你，為何反打我這一下？我是好惹的麼？」便把身子掙扎，乘勢兒翻過手來，將他鐵桿緊緊搭住，又盡力一縱，把桿子奪在手中，那人已跌翻在地。眾人大喊有賊，一齊擁上前來，想要把干白虹獲住。誰知干白虹但有寸鐵，便可力敵百夫，見眾人都來動手，心裡大怒，便舉起鐵桿，把騎騾的眾多漢子，一個個都打倒在地下，掙也掙不起來，只哼哼的叫痛。干白虹遂把鐵桿一人一下，細細的輪流打去。

轎內的人急得沒法，反高聲哀告道：「我們這些下人，無知冒犯，望好漢饒命，情願傾囊奉獻，單留這數條性命過去罷！」干白虹大笑道：「我豈是歹人，誰個要你東西！只是我方才好好讓你走過，為甚麼將鐵桿子打我這一下？」那轎內的人聽說不要東西，方知不是竊客，便已安心。連忙走下轎來向干白虹拱手道：「方才實實有罪，望看我薄面，饒了這幾個愚人罷！」干白虹道：「只問你是何等樣人？這些人敢如此撒野？」那人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便是鄰郡廣州府通判，奉撫院差往京師進表。這幾個都是衙役，所以粗鹵。」

干白虹大驚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你就是劉天相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干白虹道：「你可認得有個陳與權麼？」那人忽聽干白虹說著「陳與權」三字，諒必見其肺肝，自覺心虛膽戰，便躬身答道：「陳與權是舍親，你從何處認得他來？」

干白虹聽著，仰天大笑道：「大海浮萍，定有相逢之日。此等負心漢子，今日偏偏遇著在我手裡，豈非天乎！」便指定劉天相說道：「你這人負義忘恩，倫理喪滅，虧你還說是親戚，反不若路人多矣！容你這樣昧心人活在世上，也是徒然。倒不如賞你個死，也替仕途中爭些體面。」便將大鐵桿望劉天相頂門裡盡力一下，可憐好個廣州通判，直打的腦漿迸裂，血肉淋漓，死於非命。

干白虹將他箱囊打開，逐一檢看，那些文札紙張，盡皆丟過，只取了盤纏銀兩，拴在腰中，想道：「此等無義之徒，殺之不足為過，今不免就將此不義之物，做個方便，把去周濟了這窮人，有何不可！」一頭算計，一頭往方才那坐處走來。

那些眾人，被這幾下鐵桿，打死了一半。有幾個強壯的還不至死，直到天明時候，才掙得起來。見本官已死，連忙報了地方。先稟保昌縣，僉了二十名健壯，分頭搜捕強人；一面飛回廣州，通報督撫各憲，具題廣緝。只因這番公憤，有分教：

知恩者生死報恩，好義者始終仗義。

未知干白虹殺了劉天相可能脫禍？那窮漢終是何人？可曾受干白虹的恩惠，享用劉天相囊中之物？畢竟不知做甚局面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